

刘冬瑜 主编

漂流瓶

漂流瓶

博物馆案中案

[德] 伊雷娜·齐默曼
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
刘冬瑜 温彪

明天出版社



漂流瓶丛书·霹雳小神探

博物馆里的案

刘海栖

主编

[德]

伊雷娜·齐默曼
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
刘冬瑜 温彪

著
译

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博物馆案中案 / (德) 齐默曼等著; 刘冬瑜, 温彪译.
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1.7

(漂流瓶丛书·霹雳小神探 / 刘海栖主编)

ISBN 7-5332-3512-6

I. 博... II. ①齐... ②刘... ③温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 J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32353号

内容简介

表弟海茨刚到齐姆特罗德家，霹雳小神探三人行动小组就卷入了一桩新的侦破案。

参观博物馆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埃及展厅里的陈列柜有人动过，里面陈列的埃及出土文物三趾树懒也少了。是有人在谋划掉换展品吗？那个梳马尾巴辫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要谎称自己是艺术史专家特里斯维茨？博物馆里的昂贵的报警器为什么不起作用？博物馆的清洁工克莱斯米特太太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联？三人行动小组开始寻找蛛丝马迹，结果引出了另一桩案子……

NAP09/1/6

作者简介

伊雷娜·齐默曼，女，教师、作家，一九五五年生于德国拉汶斯堡，曾在弗莱堡攻读德国文学和政治学。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，教师、作家，一九五一年生于德国瓦布林根。伊雷娜和汉斯一九八一年结婚，现有两个孩子，生活在巴登巴登。

译者简介

刘冬瑜，女，自由职业者，一九六二年生于江西新余，北师大历史系毕业。一九八七年留学德国。温彪，公司职员，一九六一年生于江西新余，清华大学力学系毕业，一九八四年留学德国，获博士学位。刘冬瑜和温彪一九八七年结婚，现有两个孩子，定居德国纽伦堡。



第一章

我坐在客厅里，准确地说，是坐在妈妈那舒服的单人沙发上，开始想办法。

一刻钟前，我把存钱罐里最后一个钢镚儿抠了出来。我觉得我的零花钱实在太少了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。这会儿，坐在妈妈的沙发上，我决定想出七条理由来说服妈妈多给我一点零花钱。但是，想出第一条理由后——班里的同学都比我多——我的脑子就卡壳了。我觉得急需氧气。

打开客厅的阳台门后，我小心地往外移动着。

小心是非常必要的，因为不久以前，我就是在这块地方差点昏过去：那天我站在阳台上，上面突然有人扔了一大堆垃圾下来。那些垃圾是我姐姐从她书包里抖落下来的。我姐姐叫夏娃·玛丽亚，不过我们只管她叫夏娃（当然是青蛙的蛙了）。她当时正在收拾书包，而且顺手就把不要的东西往窗外扔。面包





屑、小纸片，还有那些几个月来就藏在书包缝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全都从上面飞下来，砸到我身上。我吓得大声叫起来。别人听了我的惨叫声，一定以为我受了重伤。但是妈妈却不以为然，她说夏蛙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不应该太娇气，太敏感，她还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呆在房间里做作业。

前车之鉴啊！在今天这样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得加倍小心。我抬头朝姐姐的房间望了望，觉得可以放心来，她的窗户关着呢，大概不会有什么横祸飞来。

我站在那儿，又犹豫不决地看了看花园。前几天的暴风雨把花园里的草都打趴下了，有些地方还变成了小水坑。我想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小水坑变成金鱼缸，不过，还是以后再说吧，我决定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木屋。我抱住李子树那粗粗的树干，准备往上跳。这时，我听见上面的树枝咔嚓咔嚓地直响，然后又是劈啪劈啪的声音，紧接着，就有人把冰凉冰凉的水浇到了我头上。

“夏蛙，你疯啦！”我朝上面喊了起来，因为她已经弄得我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干地方了。

我一定要报复她！我弯腰拣起掉到我脚边的饼干筒，这是证据一号！我希望夏蛙至少两星期得不





博物馆案中案

到零花钱，或者，再糟糕一点更好。实话说，我希望她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

我的叫声把妈妈的午觉给搅了。

“大卫，你在那儿吵什么？”她生气地说，“我还以为你这会儿在房间里做作业呢。”

这就是我的妈妈！她不先问问是谁使我经历了生命危险——被这么凉的水一浇，很有可能得肺炎呢——倒先关心我的作业。

“夏蛙往我身上浇水，”我告夏蛙的状，“冰凉的水，我觉得我快要变成冰坨了，我好像已经发烧了！”我故意让牙齿打颤，然后把饼干筒递给妈妈。

她吃惊地看看我。“哈哈，这个饼干筒，我找了好久了。你在哪儿发现的？”她接过饼干筒，回屋去了。

“怎么教训夏蛙呀？”我问妈妈，“不能让她就这么……”

“不能让我就怎么？”我姐姐打断我。她忽然出现在阳台门口，还睁大着眼睛盯着我。“老天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像一只落汤鸡。快照照镜子去！”接着，她笑了起来，“瞧你那样儿！”

很可能我这会儿看上去不像往常那么聪明，刚才这一惊可非同小可。我一直以为夏蛙坐在树上的





木屋里，而且满以为她快要有麻烦了，因为她惹她弟弟生气了。可是，她却站在门口，还不停地笑，看上去可高兴了。

“我真想弄明白，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？”半小时以后，我换上干衣服，重新坐在沙发上，望着外面的雨发呆。我早就怀疑除了我和夏蛙外，还有别人进过我们的木屋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想，几天前我把那个空饼干筒——平常是存放巧克力的——放在木屋地板的最边缘上。紧挨着饼干筒，我又放了一个夹鼠器，是我故意从地窖里拿上来的。

我想，如果一个生人爬上来，他的一只手肯定会碰到夹鼠器而被夹住，那么，他肯定会疼得叫起来。而他的另一只手呢，会碰到饼干筒，饼干筒就会从上而掉下去发出巨响，这样，我们全家都会跑到花园里去。我们当面逮着这么一个“入侵者”，看他怎么解释。至少我是这么设计的。

“夏蛙，你说，为什么有人往我身上浇水？”

夏蛙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可能你活该呗。”我抓起身边的周六增刊，朝她扔了过去。

“其实这事很好解释，”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“这几天的雨水把饼干筒都灌满了，你爬树的时候，饼干





博物馆案中案

筒翻了，然后……”

“但是上面有人，”我反驳说，“也可能是动物。你说，会不会是明奇？”

“我们家的猫？”夏蛙摇了摇头，“它在客厅都呆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你总不会以为，它在这样的鬼天气还会到外面去。”

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名字，明奇竖起耳朵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又舒舒服服地缩成一团，嘴里还大声叫了几下。

“你可以放心到外面去转转。”我对明奇说。

“别让它干傻事。”妈妈说，“再说，大卫，你的作业做完了没有？”

还没等我开口，夏蛙已经抢着说了：“他当然没有做完，尤其那个图画作业，都三个星期了，还没完呢。我估计他还根本没开始呢。”

她太不像话了！我飞快地转着脑子，想立刻反击她，但是太急了，反而没主意。

妈妈把一本烹饪书放到一边。那本书叫《巴伐利亚厨艺速成》，妈妈已经翻了一阵子了。我知道，那本书是妈妈的妹妹萨宾娜姨妈写的。她们家住在巴利士·格伦。

“我从来不知道，她这么会做菜。”姨妈寄来这





本书的时候，妈妈说。妈妈许诺我们，最近将做几道书上的菜。

“求求你，大卫，”妈妈坐到我旁边说，“你得记住，我们没有能力请家庭教师，那太贵了。快去把作业做完吧，别拉下功课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重新又拿起那本烹饪书。

混蛋夏蛙，我暗自骂着，一边起身回房间去。每次妈妈谈起我们的经济情况——很遗憾，她经常谈到——她的心情就很不好。爸爸是一个失了业的考古学家，现在靠开出租车养家。“不用担心，我们饿不着。”他经常这样说，不过我相信，他的收入不好，因为我的零花钱这两年就没涨过一分。而且，这种情况看来一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，我想。

餐桌旁的餐柜上，放着我们的无绳电话机。我悄悄地把它放进自己的裤兜里。

我要小小地报复夏蛙一下，因为她刚才损我了。她正在等拉斯的电话，一个她崇拜的人。但是，今天可有她等的。我走进厨房，吃了三片巧克力面包，然后看了看四周。

终于找到一个好地方了——洗衣机！我小心地把电话放进衣缸里，上面又盖了一大堆脏衣服。这下让她找去吧。





博物馆案中案

明奇也跟着我到厨房来了。它一边不停地盯着它的食盘，一边对着我抱怨地叫着。但是，我一点都不同情这只贪吃的猫，它总是把我课间面包里面的肉偷走。

“走，明奇，楼上有好吃的。”我骗它说。它立刻就跟着我上楼了。我抱起它，把它放到窗台上。

“坐好，明奇，你现在是一个模特儿。”

明奇莫名其妙地看着我。

“坐着别动，要不，我们的艺术就完蛋了。”我警告它。明奇打个哈欠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最后无聊地盯着一只小蜘蛛从房顶往下结网。

不错，这样也许能通过，我高兴地想。那个图画作业已经折腾我好几个星期了。小花女士，我们的美术老师，让我们画野生动物，弄得好多同学都跑到动物园去画狮子老虎。我可不去那儿，我的艺术水平还不到那程度。有一阵，我想画一只蚯蚓，但最终还是不敢，看来只好画明奇了。到时候，我可以宣称，我画的是一只坐在树上的野猫。我想放意把它画大一些，这样就没有太多地方画其他东西。我找了半天图画本，终于在床后面找着了。

我开始作画。

楼下的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我知道，那不是电话机





本身，而只是放在楼下走廊里的机座，电话机这会儿正裹着夏蛙的脏睡衣，躺在洗衣机里闷声作响呢。我幸灾乐祸地想。

“如果我得个一分，就给你买条鱼吃。”我对明奇说。这么长时间，它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台上，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
但是，我真不应该跟它提这个话题。明奇听见我提吃的，再也坐不住了。它站起来，弓着身子，然后就从窗台上跳了下来。我试了三次，想让它再接再厉，保持刚才的姿势坐到窗台上去，但是劳而无功。很显然，明奇不适合做坐着的模特儿。

楼下的机座又响了，然后，我听到夏蛙咚咚咚上楼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我的门被撞开了。

她瞪着我喊道：“讨厌鬼，你把电话藏哪儿了？”

“在洗衣机里面。”我告诉她，还恶作剧地朝她伸了伸舌头。

“在洗衣机里面？”我姐姐拍了拍自己的脑门，“你把我当傻子还是怎么的？”

我一边接着做作业，一边幸灾乐祸地听着电话不停地响。哈哈，夏蛙找电话找得都快绝望了。

五点半的时候，我肚子饿了，下楼去找妈妈。

“什么时候吃晚饭？”我问妈妈，“爸爸什么时





博物馆案中案

候回家？”

“他今天两点半就应该到家的，”妈妈说，“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回事儿，我们还约好今天去看电影呢。”

“路上可能积了水，”夏蛙猜，“或者他今天逮着了一个远程客人。这样的生意他肯定不会放过。”

妈妈点点头，但看上去，她还是很担心。“那好，我们先准备晚饭吧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递给我一摞盘子。这时，大门开了。

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妈妈立刻嚷了起来，“你知道，我们今天晚上……”她忽然停住了，眼睛吃惊地盯着门口那边。

夏蛙和我转过身去。

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？”夏蛙吓得叫了起来。

爸爸想试着咧嘴笑一笑，“没事儿，不像看上去那么糟糕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脱下湿淋淋的夹克。“我最好先去洗个热水澡。你们去找一张创可贴，帮我贴脸上。”

“你最好先说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。遇到强盗了吗？”妈妈说着，迅速取了一瓶消毒水，帮爸爸处理伤口。

“噉，”爸爸叫了起来，“烧得很。”他坐到椅子





上，两条腿长长地伸着。

“今天中午接的一桩生意特别棒，至少刚开始我是这么想的。你们知道，去一趟机场比在城里开几趟都强。看，除了这张百元大钞，客人还给了我十马克小费呢。”爸爸掏出一张一百马克的纸币，随手扔在地上。“回家的路上，为了躲一条狗，我紧急刹车，没想到车开始打转，然后就撞墙了。剩下的，你们都看见了。”

“狗呢？”夏蛙问。

爸爸耸了耸肩，说：“跑了，跑得可快了。我想，它这会儿已经坐在家，享受着主人的爱抚呢。你不用为它担心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全身湿成这样啊？”我问他，“你改开敞篷车了还是怎么的？”

“我哪儿来的敞篷车啊，儿子？”爸爸难过地说，“我现在连那辆出租车都没了。”

妈妈吃惊地望着他问：“奔哈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爸爸清了清嗓子，回答说：“嗯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我撞墙了。那墙特结实，我的出租车完蛋了，彻底报废。那狗跑了，没法找它承担责任，保险公司也不会赔的。”







“彻底报废，”妈妈喃喃地说，“彻底报废。”

“还算好，我还能冒着这么大的雨跑两个小时回家。”爸爸接着说，听上去沮丧极了，“我给你们打了几次电话，你们没一个去接电话。”

我感到浑身不自在。见鬼，我怎么会把电话藏到洗衣机里去呢！我决定洗心革面，从现在起做个好人，以后再也不把电话藏进洗衣机了。

“你干吗要跑这么远的路呢？”妈妈问他，“你不是有这一百马克吗？”

说着，她小心地捡起地上的百元大钞，把它抹抹平：“你完全可以叫辆出租车回家嘛。”

爸爸难堪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很遗憾，那是一张假钞。我发现的时候，那人已经不见人影了，太晚了。我现在去洗个澡，然后吃点东西。跑了这么远的路，真是饿坏了。”

晚餐的气氛跟外面的天气差不多，灰暗低沉。

“你现在没车了，”夏蛙嘴里嚼着面包说，“怎么挣钱呢？”

爸爸点点头：“可不成问题了嘛。”

“你可以接着干考古的工作呀！”我提了个建议，“要不要我去拿报纸，咱们找找看有没有招考古学家的广告？”

